御製表詩

秦晉山河巡幸畢回鑾攬轡歷
新中忽聞梵語如風送疑是江
南話桂叢　康熙癸未冬臘月
五日賜趙玉和尚

序

自京省以迄郡邑靡不有志脩物垂規昭往訓来也顧志雖多而佳者鮮覩其病有二或但取計簿而其言不文或徒炫博洽而其誠不著言不文不傳誠不著亦不傳昔人謂必使涉於學者纂之則夸與鄙之病庶可免矣中州之志如郟二泉之許州崔子鍾之彰德俱見稱於漁洋先生崔志余未見比署符許昌亟購郟志則書已無存見續修之汪志義例無統事蹟疎漏竊嘆前有作者而後不能述書彼竹帛豈易事哉

獲嘉縣志脩自康熙丁卯距今六十餘年余承乏之初即思重訂頒以簿書填委未遑搜筆思得一涉於學者相助為理因循者久之甲戌之春李上舍延之遠来視余歡然道故外即商及志事上舍許肩其任於是綜核舊籍網羅近聞凡舊志之複者刪訛者正冗者節缺者增每一卷成吾孫人必更相質訂往復數四期於明脩之中不失謹嚴之旨今年丙子秋剞劂始竣蓋閱再期而後成書焉昔元史之脩不逾六月當時秉筆者皆一代文章宗匠而其書繁冗重複轉出

諸史下無他時太迫也少陵亦云
能事不受相促迫余幸得久於其
任凡境内斷碣殘碑與故家遺文
墜什得以從容蒐採考證其得失
扶摘其異同兢兢焉去夸與鄙固
不敢自詡為佳而以視舊志則或
有過之無不及矣且夫地志一書

固與政相通者也羅鄂州之志新
安也曰知儉易察息耗裁潤隘以
斯為務程篁墩志休寧亦曰公歛
厚薄民生豐儉吏治得失士習浮
正俗尚澆淳胥著斯籍余惟二君
之言是則故撰而於民生休戚治道因革一篇之

中三致意焉後之官斯土者不下堂皇一展卷而已識為政之梗概則以是書為地志也可即以是書為理縣譜也亦可即以是書為浙之嘉興為前直隸制府遜巖公子學人也時

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秋七月下浣翰林院庶吉士護嘉縣知縣加三級吳都吳喬齡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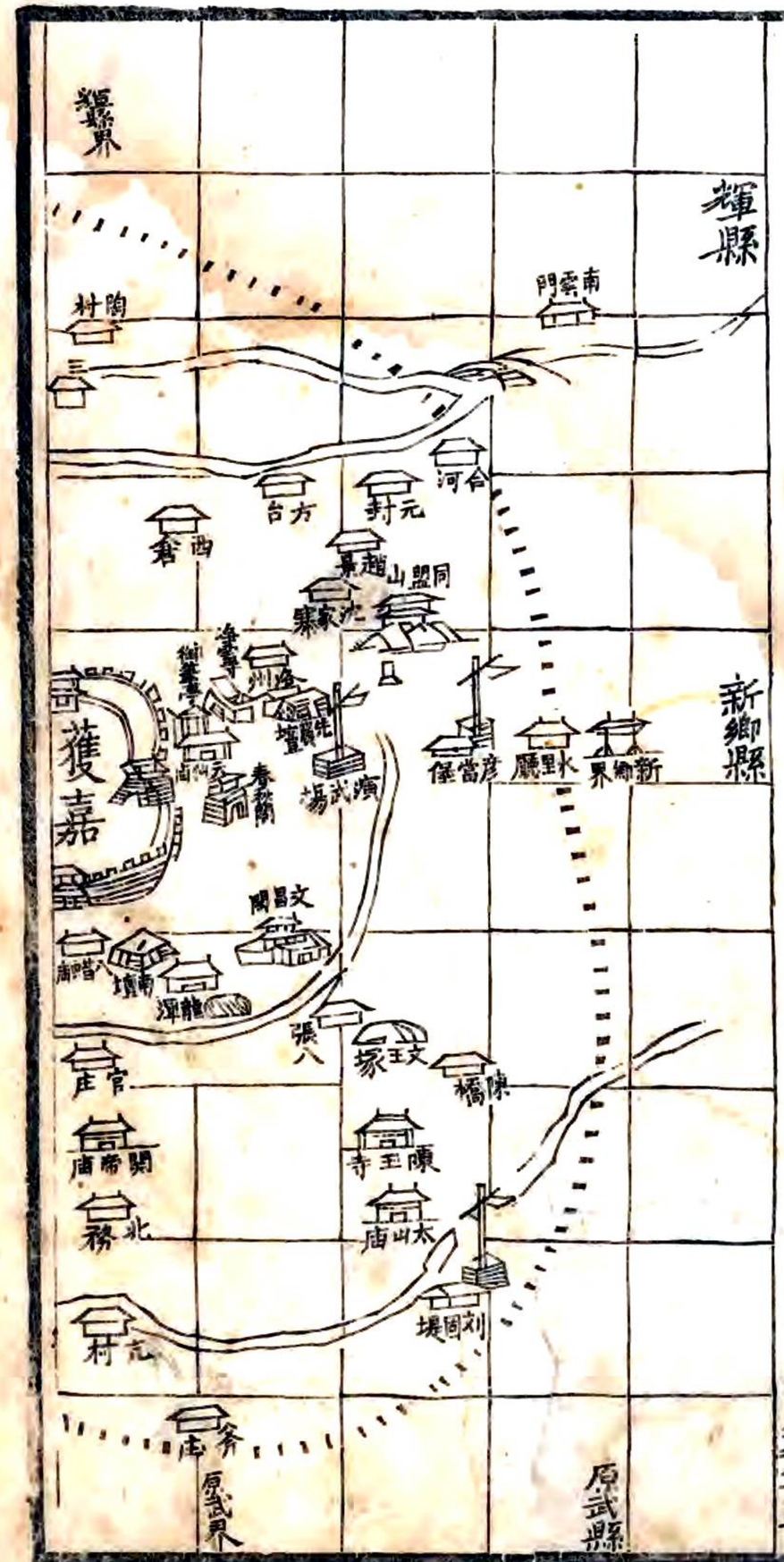
繪圖

縣境圖
縣城圖
縣治圖
學宮圖
山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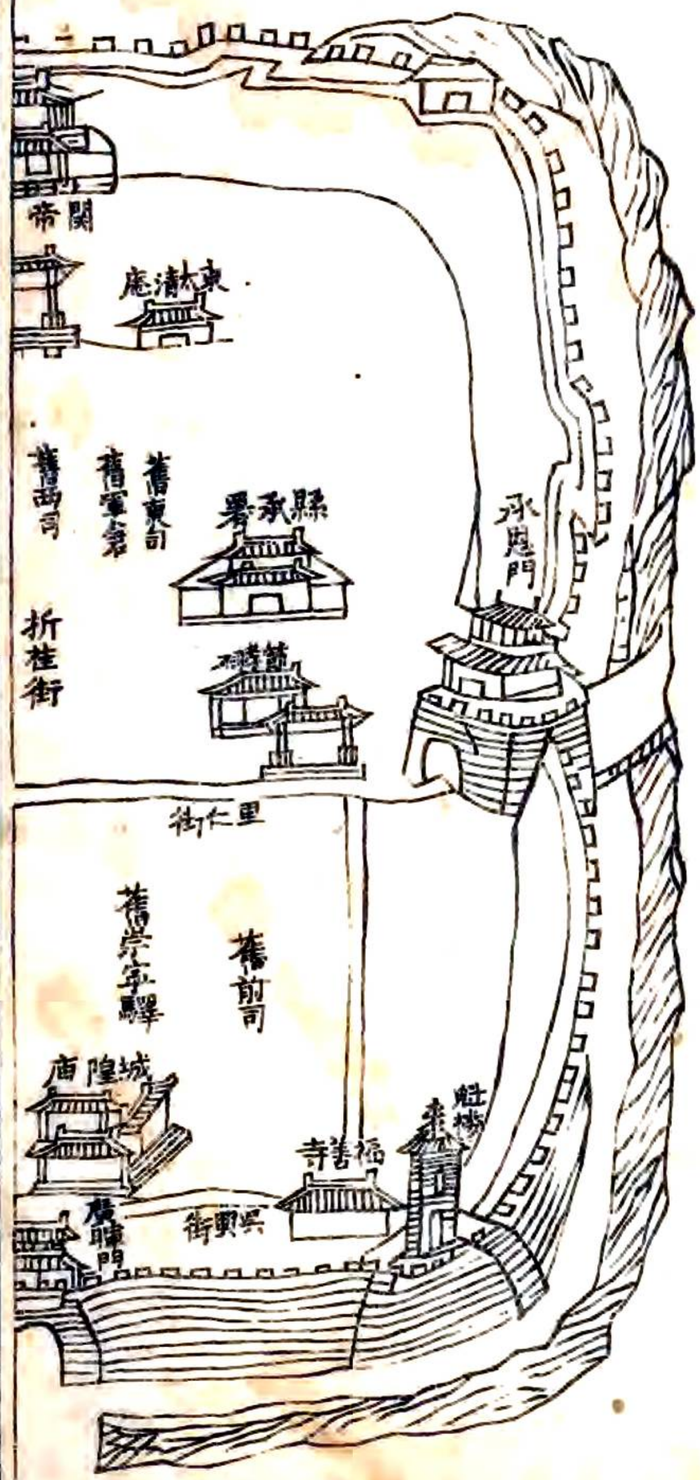
縣境圖

清楊溝在淇縣境內

獲嘉屯姚家屯在延津境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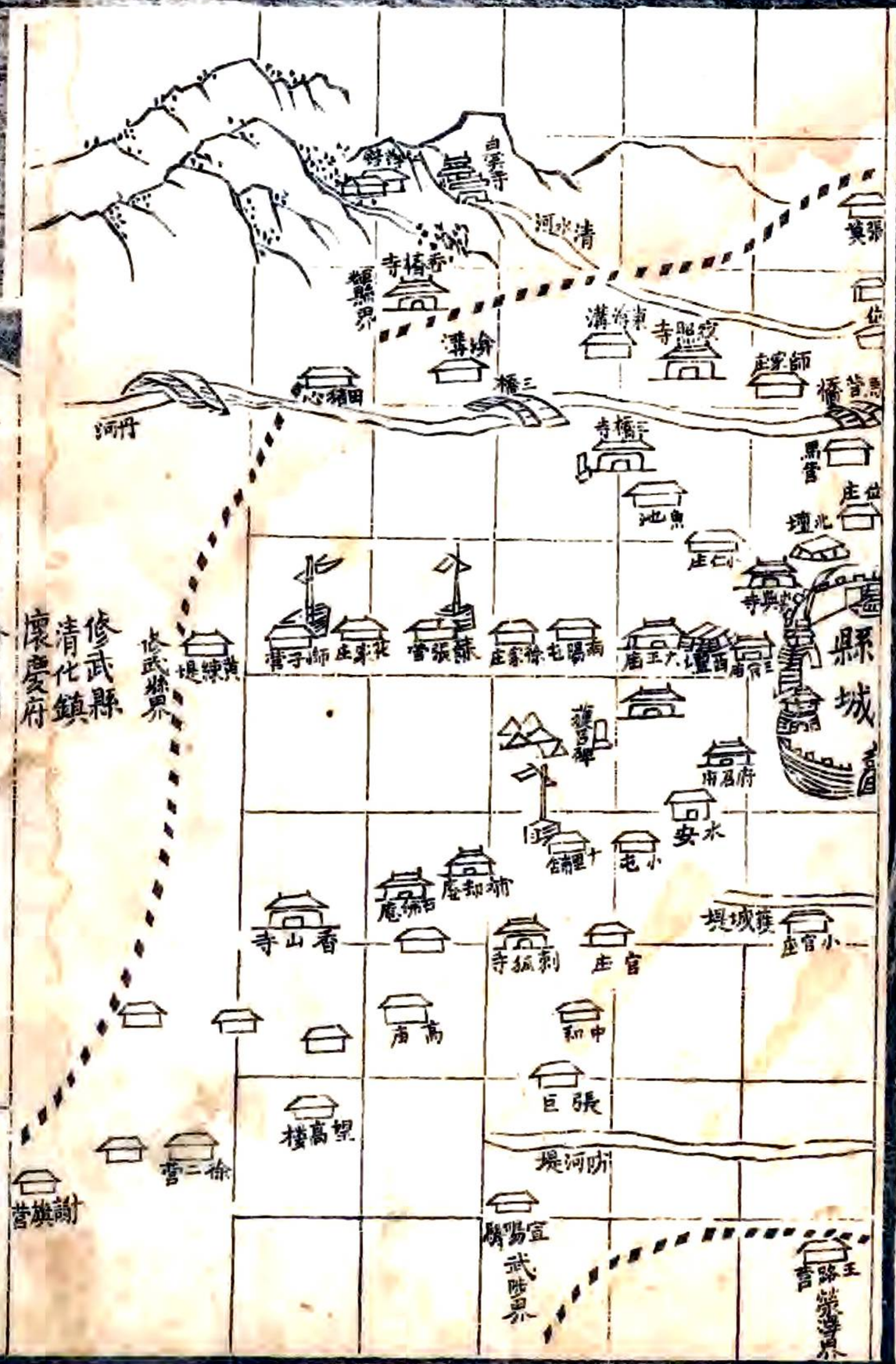


縣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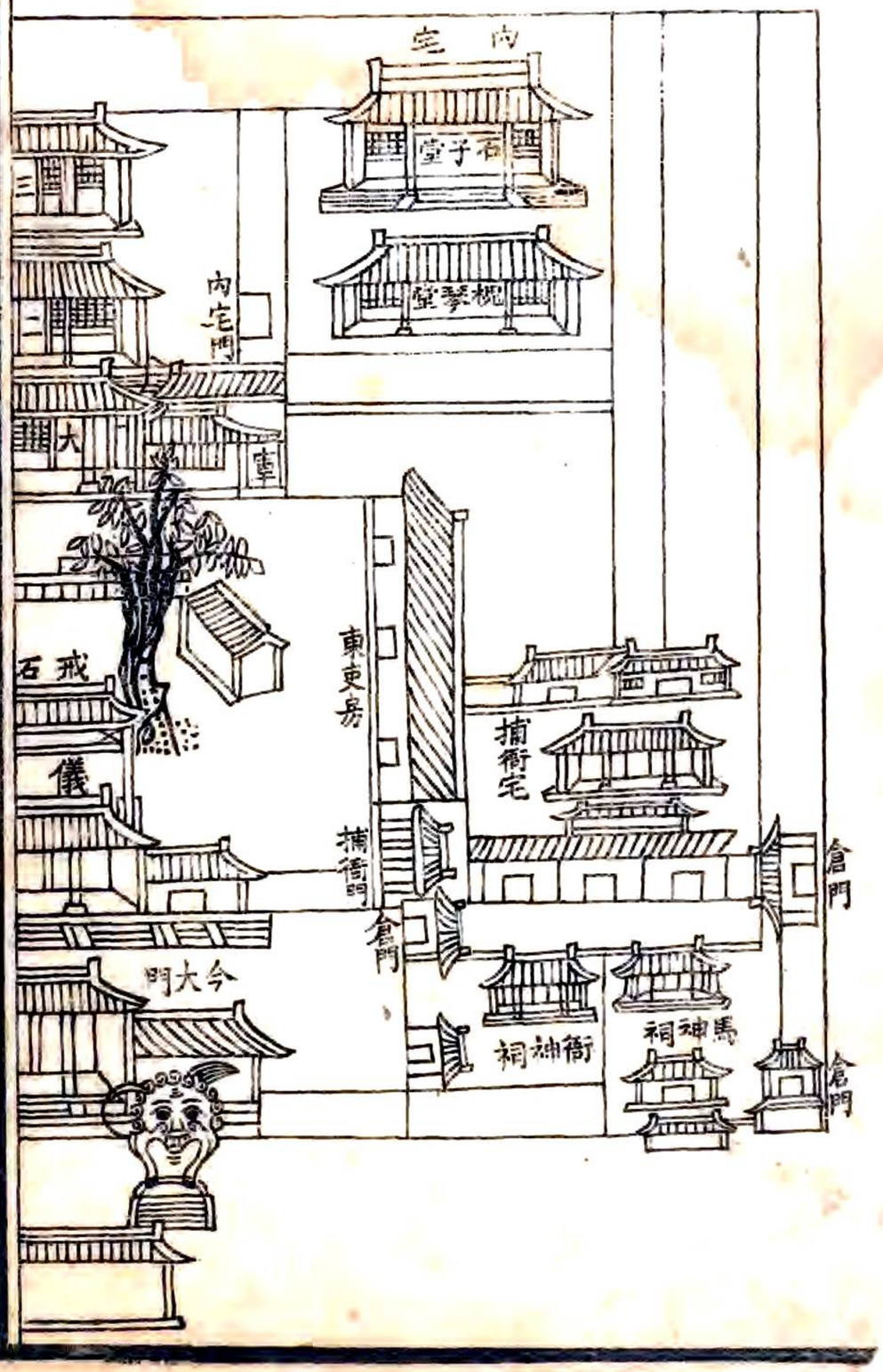
甕嘉城高二丈五尺寬半之周三里一十一步外磚內土　池深一丈濶如之

甕嘉縣志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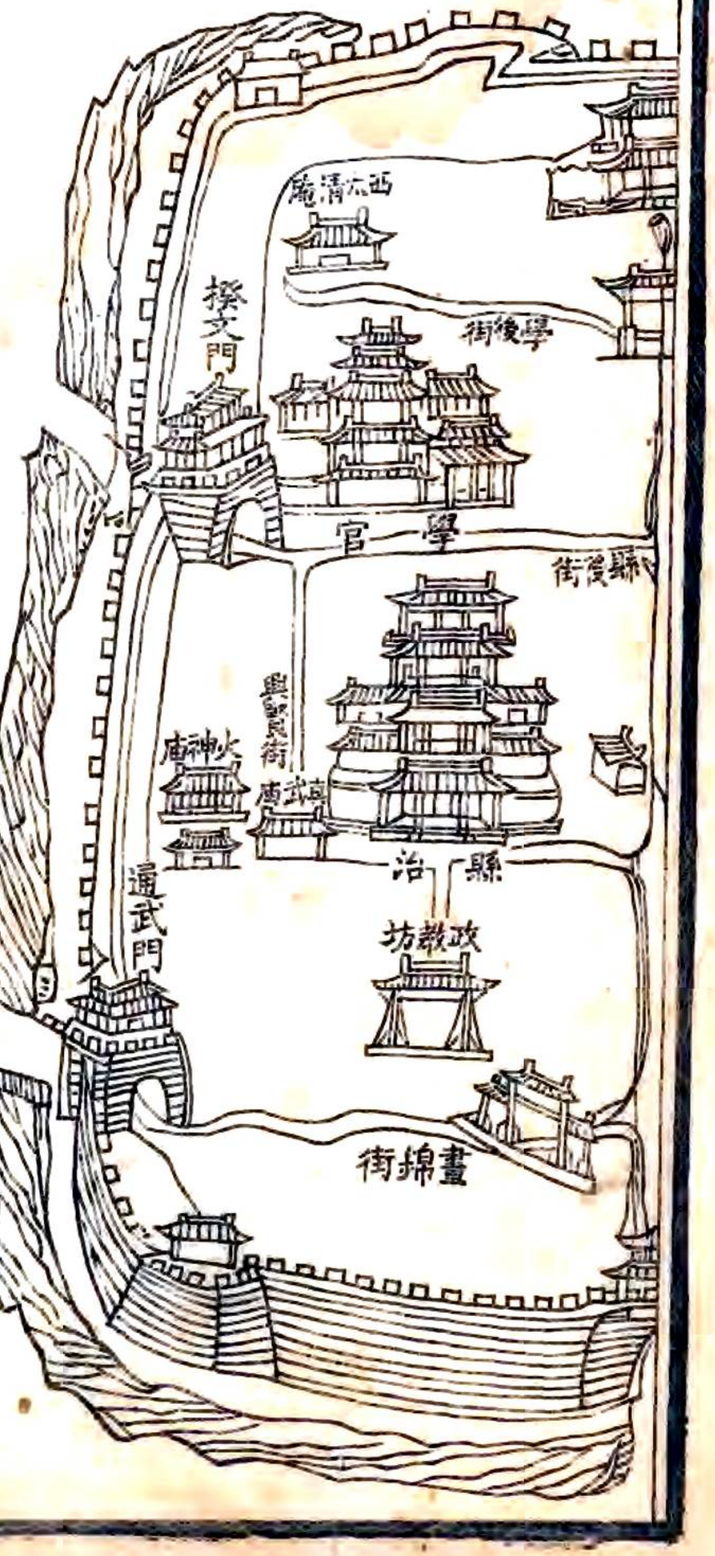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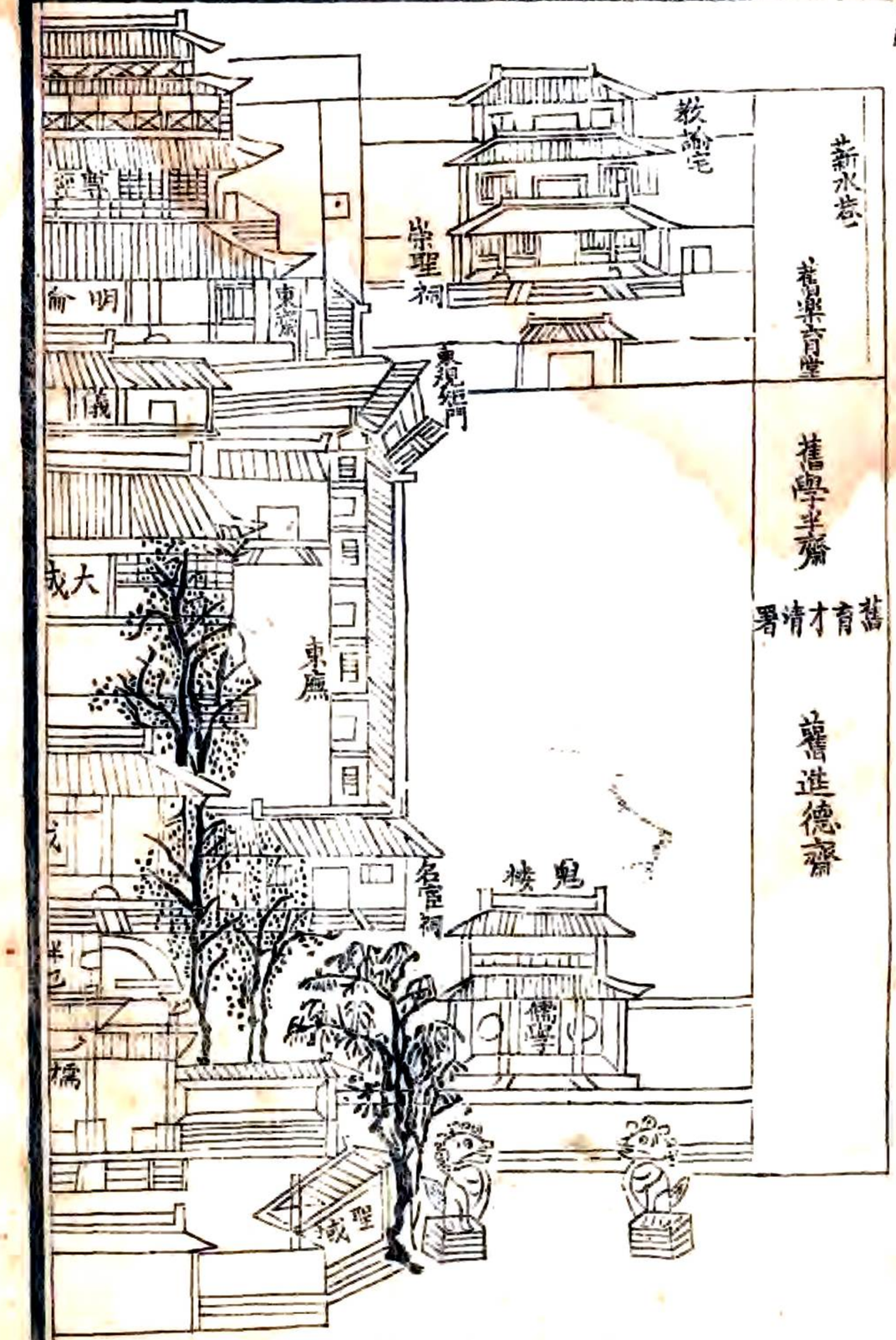
縣治圖


內宅
石子堂
槐蔭堂
內宅門
大堂
東吏房
戒石
儀
捕衙宅
捕衙門
倉門
今大門
衙神祠
馬神祠
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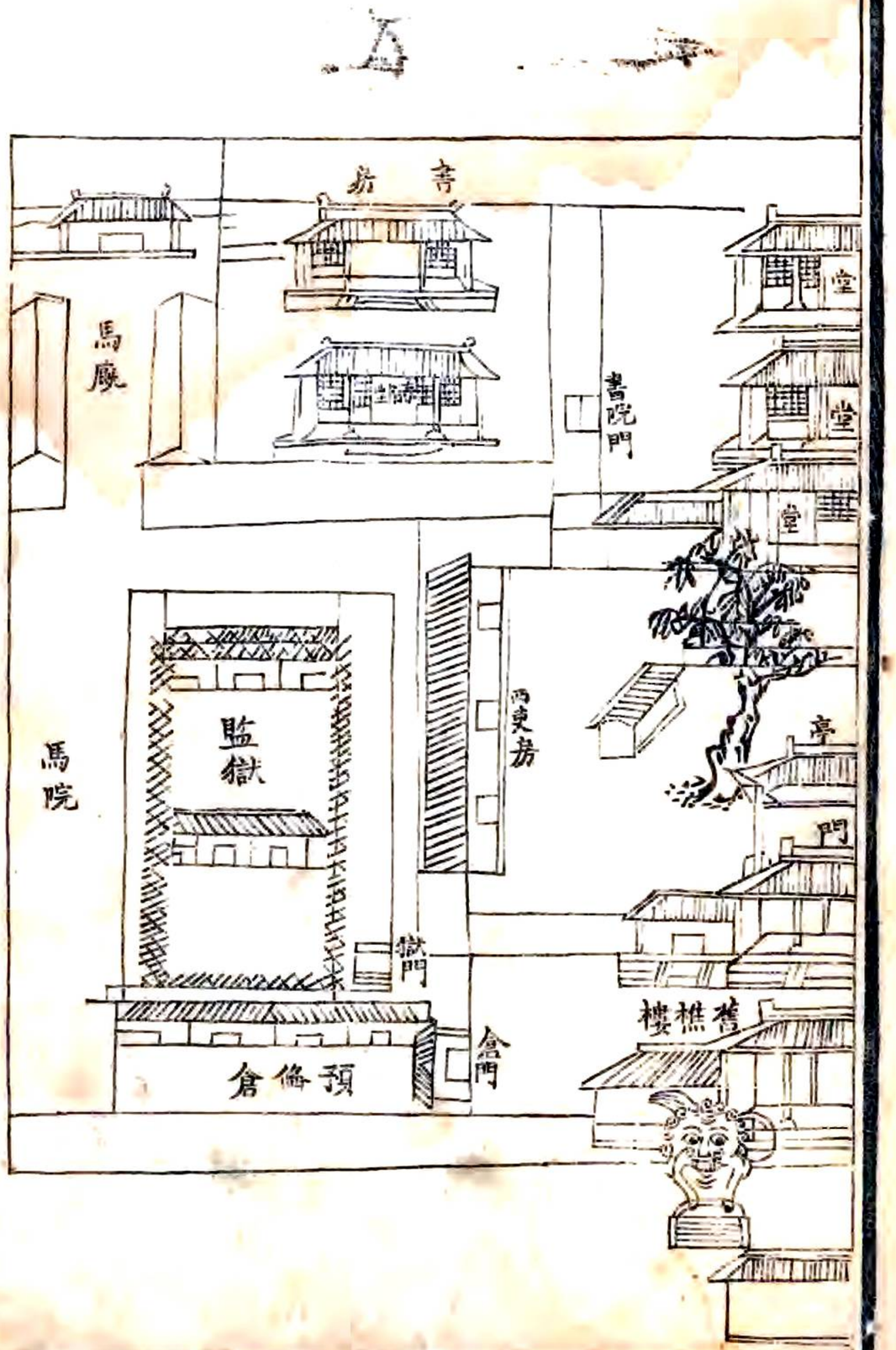
獲嘉縣志繪圖


西大清庵
接文門
學衙後
官學
縣衙街
火神廟
興賢街
武帝廟
治縣
通武門
政教坊
畫錦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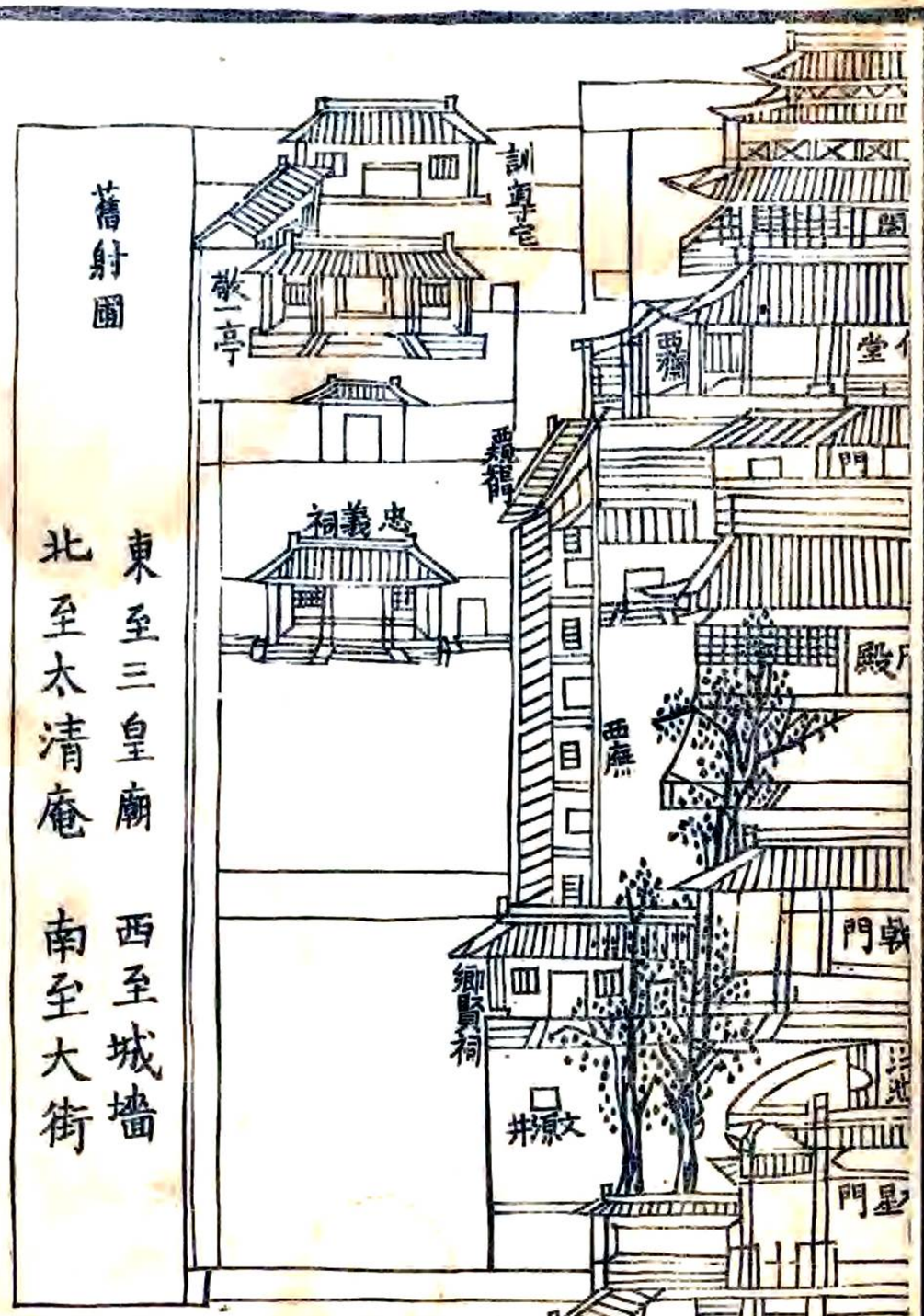
學宮圖


教諭宅
崇聖祠
東廡
東規門
明倫
義
大成
東廡
名宦祠
鬼
棲
儒學
聖域
新水巷
花樂育堂
舊學齋
舊才清署
舊進德齋

蘆嘉縣二心繪圖


寺
坊
馬廠
堂
堂
堂
書院門
亭
門
舊樵樓
監獄
獄門
西更房
預倫倉
倉門
馬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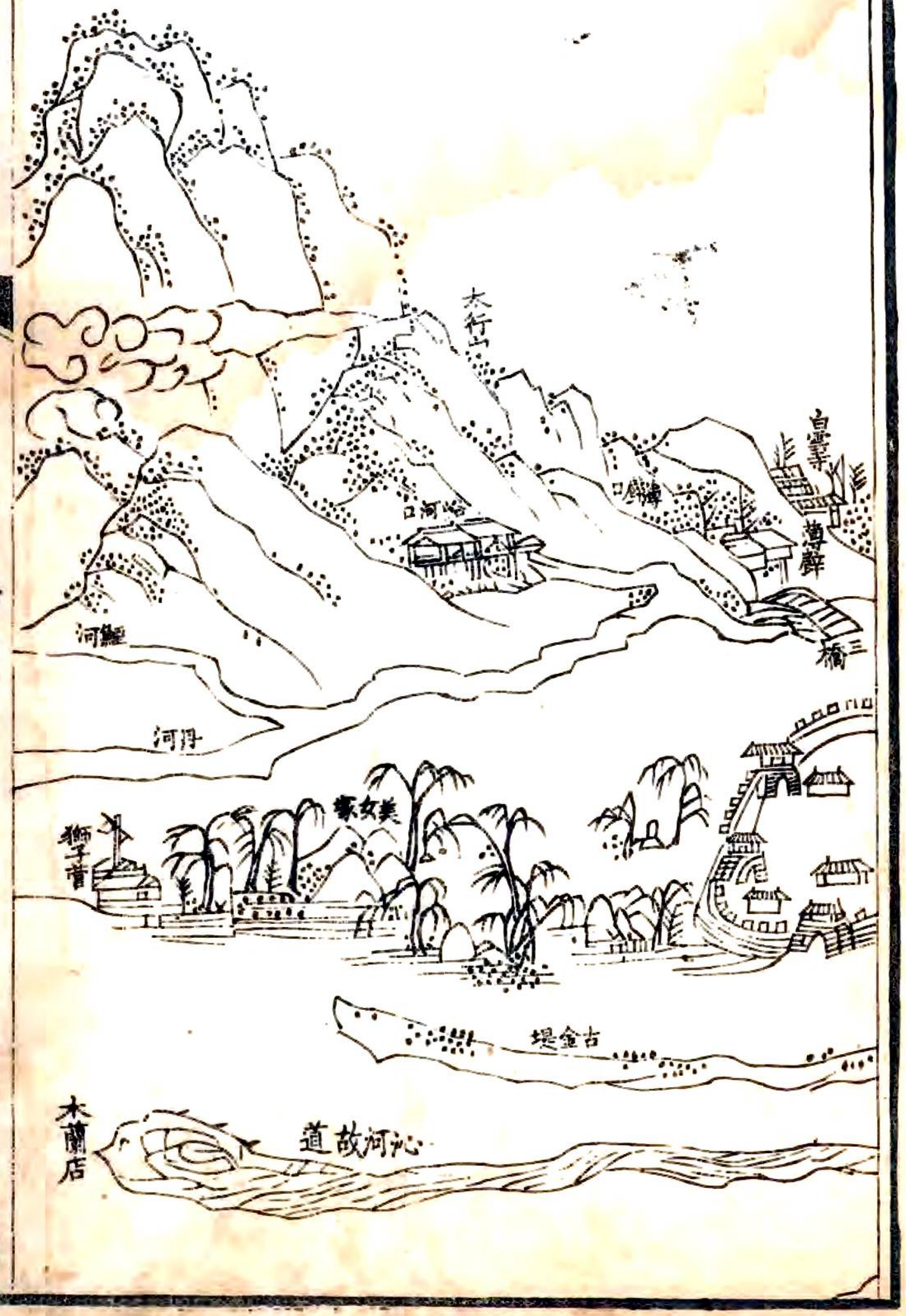
舊射圖



東至三皇廟　西至城墻
北至太清庵　南至大街

山川圖

獲境幅員不過百里太行北拱而丹水清水曲折如帶黃沁南繞而舊堤故道徑行若虹且古塚壘壘等於同盟山者所在多有則獲亦山川會聚之鄉也悉繪而出之以表一邑之勝


太行山
白鶴觀
口河峪
口劇場
三橋
河鯉
河丹
美女寨
獅子背
古金堤
木蘭店
沁河故道

目録
卷首
序
修志名氏
目録
卷一
沿革 附疆域 形勝
卷二
山川 附橋梁
卷三
學校 附義社學
卷四
祠祀
卷五
名蹟
卷六
賦役上
卷七
賦役下
卷八

舊序
凡例
繪圖
星野
城池 附街市 營社
村屯
公署 附倉廒 驛遞
坊表
寺觀
塚墓

河渠
卷九
兵防
物産
卷十
官師 附軍衛 武秩
卷十一
選舉 附貤封
卷十二
循吏
卷十三
文學
流寓
列女
卷十四
藝文 上
卷十五
藝文 下

風俗
鄉宦
孝友
忠烈
義行
隱逸
名釋

卷十六
祥異
雜志

舊序 萬歷癸卯

彰德府同知 五臺
管獲嘉縣事 張蘊道

邑之有乘猶國之有史所以存往蹟考風俗明勸戒也故按籍而理者每於志亟焉不佽之視事於獲也意欲有所興除輒進鄉父老問所疾苦暨他掌故具不能悉已及邑乘則謝無有遂懼然曰邑縱疲甚奈何并載籍泯泯也即一旦當事者憫其弊欲訊故實而更張之抑或輶軒使者行有撰述於茲採風問俗余又何藉手對乃決策纂修而苦於案牘旁午未之暇也會海虞錫玄陳公署邑博錫玄世其家學雅善文譽爲具聘請曰以不佽之職在茲土所使一邑之事燦然臚列自不佽責也乃足下借重邑庠獨

不能爲不佽操三寸弱翰理鉛槧事乎錫玄起拜謝不敏余請益堅於是集生徒咨故老搜羅軼事採摭異聞自圖說至雜志得卷凡十越三月而稿竣持以視予予持以視諸縉紳先生畧加詳定僉曰是編也約而不遺贍而不冗文而不誣質而不俚可以傳矣爰付之梓又一月梓成余將匄當世椽筆弁其首而邑諸生請不佽先序所以夫衡泒濬河渠節郵傳繕公廨無片畧隙然尚猶棼絲理之而愈覺其棼也則今日所當舉者又寧止一乘而顧亟修之何也徒以舉一廢而百廢可知也展卷間覩土田之磽确

則思賦稅之難供慨生齒之流亾則思繇役之難任占曠
溢之不時則思儲偫之宜預感前哲遺愛之在人則思獲
未嘗不可治而治獲未嘗無善政其他力有不足時或未
迨者尚冀後來之補苴未易更僕數也大都志具之矣蓋
獲志特與別志異別志誇其華實惟恐不盡獲志寫其彫
瘵亦惟恐不盡即謂獲志當鄭俠繪圖可也若夫轉瘠為
腴變呻為謠俾獲俄成樂土自有當事者主之謹按籍以
從

又序

張公治獲之明年慨邑志湮滅故典無徵爰命學博陳君

蒐散佚詮次其事凡兩閱月而卒業其中要會余既得與
聞則宜列數言於首先是邑政之失非一端更數令皆以
不職罷去當事者憂之乃疏議非得才敏吏已試而有徵
者弗勝此擇所屬以公名上公時倅鄰郡則請加秩郡丞
治邑事制曰可於是邑人相慶慰云君子謂斯舉也可以
觀政矣余惟一國之具與一邑同一邑之具與一人同人
之身有皮毛筋骨腑藏血氣善醫者審其表裏然後得其
所以受病而調劑有方邑之志即國之史此亦人之皮毛
筋骨腑藏血氣所具也不備不可以為人不知其孰是又
安知其病而為之去不可以為備先王之訓曰表山川正

疆域分田賦程土俗著風物剛柔燥濕巨細美惡陳風昭事厥垂載籍豈文具設哉國之所以為國邑之所以為邑猶人之所以為人也撫痛癢而問災祥是呼吸相關者夫天下之勢積習有因要於早識而力為之返建國立邑綱紀命脉如人之生初亦何嘗不強且盛及其情識既透而外誘相仍其強可立弱也嗜欲日攻而元神內耗其盛可立衰也嗟乎此可恬然不亟省耶余覽是書邑之戶口非虛而遊閒衆地畝非狹而輸納繁生殖非稀而取用侈習稟非薄而訟獄滋衣冠輩興而緩退讓耕鑿同力而羞賤貧文學漸開而疎本質法令條布而少和平可謂長華廢根離正入巧種種受病矣此安論治邑於天下事奚有夫憫然顧慮相輕重黎疾徐以振起其病而還之強盛者其道可知也公之為是書有意乎有意乎蓋宰物經世本於神情故邇可遠小能大始有終也記曰通於一萬事畢

書有足多者實惟陳君之才余弗具論論所以命志意如此志凡若干卷張公晉之五臺人陳君吳之常熟人也

獲嘉縣教諭　陳禹謨常熟

又序

獲故有志第刻本無傳每輶軒使者往來欲採風問俗而